

# 「中國民主同盟」內幕（一）

王覺源

「中外雜誌」發行人王成聖教授，以余曾參與對日抗戰時期「處理黨派」的工作，要我寫一點有關中國近代黨派的文章。我亦深深覺得：中國過去搞政黨政治，已造成前後兩次「黨派誤國」的歷史紀錄：一為民國初年的黨派，大都成了官僚、政客、軍閥禍國殃民的工具。一為對日抗戰時期的黨派，大都作了中國共產黨叛國作亂的幫兇。前者，暫且不說。後者，中共固為罪魁禍首，中國民主同盟助紂為虐，實其主要從犯。來台以後，論者清算舊帳，指責中共的文章特多，批判民盟的作品，却很少見。我這篇文章，祇因文字資料太少，大半都是憑着記憶而來的。雖有白頭宮女話開元故事的意味，明日黃花，無甚價值；但為研究歷史，記取歷史教訓，亦未嘗無所藉助耳。

## 抗戰時期黨派蠶起

中國全面抗日戰爭發生以後，政府為團結國力，力求民主，開放黨禁。一時各政治黨派，乘機興起。其情形之混亂複雜，實有甚於民國初年。北洋政府時代，政黨全為國會議員所獨佔，各黨中均無非議員之黨員。二、三人一黨，四、五人一派，黨派不下百數。迨袁世凱迫令國會停閉，以迄段祺瑞執政，集總統、國會、內閣大權於一身以後，樹倒猢猻散，中國北方的政黨，幾全歸於消滅。抗戰時期的政黨，所不同於北洋時代者，即政黨沒有國會作憑藉。各依其舊有勢力與特殊關係，起而組織之大小政團，據調查統計，總數亦不下二百。即當時浮現於社會上政海中的人物，幾乎無人不黨，無人不派，甚至一人而跨

數黨者，亦不足為怪。其無黨無派的所謂社會賢達或民主人士，反而不啻鳳毛麟角。

這時大小黨派林立，大都勢力薄弱，作用無多。除具有悠久歷史與遠大政治理想，領導抗戰建國的中國國民黨外；中國國家社會黨（後改民主社會黨）與中國青年黨，雖各有其民主憲政的理想與政綱政策，然皆實力不足；再就是剛向政府投誠，願意服從政府領導，仍然野心未泯，陰謀方張的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其他許多黨派，則類多失意的官僚、政客、舊軍人、文人士大夫階級、工商界人士、幫會份子與地方紳耆，利作投身政治，獵取名利權位的工具。言其組織，則若有若無，有亦不堅實。至於政見主張，大多雷同或空泛不切實際。尤其宗旨，毫不固定，朝三暮四，常令人有不可捉摸之感，這些小黨小派產生之原因，自然與時代環境有關：一為執

政黨團結抗戰力量，準備實行民主憲政，大開黨禁。次為失意的官僚政客與野心投機份子，藉組政黨，乘機登上政治舞台，以遂其政治目的。三為中國共產黨，推波助浪，號召國人參加政治活動，並唆使與資助製造黨派，向執政黨進行鬥爭。在如此環境推動之下，於是組黨立派之風，乃盛極一時。

自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舉行清黨反共，以迄對日抗戰。在這十年之中，一方努力訓政建設；一方積極搗亂破壞；始終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兩黨對立的局面。共產黨掙扎十年，幾瀕消滅。經過西安事變與抗戰機會，中共乃向政府投降，發表輸誠宣言：保證停止武裝暴動；停止沒收土地；取銷紅軍和蘇維埃；服從政府命令。政府為集中民族力量以抗日，亦寬恕中共既往，放棄剿匪政策，領導中共共赴國難。中共才獲

得了偷生復活的机会。中共向政府之投誠，原是虛偽的欺詐的，並未真正放下屠刀，擲棄叛國作亂的陰謀。其與國民黨的關係，亦始終貌合神離，經常發生磨擦。故經時未久，中共不但違背了誓信且且的諾言，更否定了國家民族的利益，以怨報德，進行以「消滅國民黨，奪取政權」為目的的陰謀。藉抗日之名，乘機割據地盤；擴充軍隊；勾結敵軍；消滅友軍。一方壯大自己；一方則削弱政府與國民黨；又儼然成了中國一個大政黨，與國民黨公然對立稱雄起來了。

在國共兩大黨對立情形之下，其他各黨各派，在國共兩黨夾縫中的態度，大體言之，約有五類：1. 反共的。為增加自己的聲勢，利用中共於一時則可；如受中共的操縱指揮則不願。2. 親共的。最初意在挾中共以自重，好向執政黨進行敵



悲劇人物民盟主席張瀾任國民參政員時的照相。

詐勒索，終被中共扼住了咽喉，不得不向中共投奔。3. 反對國民黨的。本仇視或忌嫉執政黨的心理，大有寧為玉碎，毋望瓦全，逞快一時的態度。4. 傾向國民黨的。既不甘附共；但擁護執政黨，又是有條件的，分配給其黨派以政府或民意機關若干席位。5. 灰色的。祇有現實利益，沒有政治是非之輩，勾結稱黨，誰願收養，就跟誰走。簡言之，當時各小黨派的態度，雖有五類，實則絕大多數是反國民黨的；極少部份則為有條件的同情國民黨。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利用混水摸魚的機會，「矛頭針對國民黨，分割執政黨的權利」！初為參政會與政協會議，繼為中央民意代表與政府重要職位。一方各欲利用中共以自重，結果皆落入中共的圈套；一方又欲各黨聯盟，造成中國第三大黨。後來的中國民主同盟，就是如此醞釀出來的。

### 黨派發展千奇百怪

中國近代的政治黨派，是隨中國對日抗戰而忽然的凌空的蓬勃興起來的。雖或真為時代環境所使而然；但吾人總覺與現代實行政黨政治國家的政黨，顯有偏差，未循政黨發展的正軌。不獨抗戰時期的黨派如此，民初北洋時期的政黨，亦復如此。這種偏差，即美英國家的政黨，都是受人民領導的。而中國民初與抗戰時期的黨派，却是要領導人民的。這自然是由於經濟能力、教育程度及社會組織各方面的差殊。然也不是說，中國的政治黨派，完全不受人民的領導；但就實

際來講，在民主政治發展的初期，政黨對人民的領導，實多於人民對政黨的領導。中國的政治黨派，既有領導人民的責任，那黨派的負擔，便因而加重了。換言之，人民對於政治黨派，既還沒有充分發揮監督的能力，那政黨的本身，便須有自我監督的能力。然而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的政治黨派，竟不能走上政黨政治的常軌；竟不能藉議會制度，完成立憲，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其主要原因，即在黨派本身的自私、自利、腐敗、墮落，沒有道德的操守。不能領導人民，更放棄了自我監督的責任。自民國初年正式成立國會至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以前，北洋政府時代，大小政治黨派，先後不下數百。除國民黨之外，其較著者，前後有共和黨、進步黨、統一黨、民主黨以及政學系、研究系、交通系、安福系等等黨派。在最初，各黨派尚能為其政綱而致力，為立憲而呼號，為主張而論戰，為民意而前奔，亦略具歐美政黨政治的形象。隨之，各黨派由政治理想的結合，一變而為私人朋黨的結合，或狼狽為奸，或互相利用。由領導人民，變為忽視人民，出賣人民。不但擾攘十多年，沒有見到憲政的影子，連一部憲法，都沒有制定出來。甚且由維護立憲，變為毀法亂紀，投靠軍閥。直皖戰爭以後，竟公開受賄選舉總統，政黨更成了歷史的陳跡，而行集總統、國會、內閣於一身的大獨裁。至此所謂政黨，在北方實亡而名亦不存了。

經過二十餘年，至抗戰建國時期。中國所謂

政黨政治，由於國民參政會及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與國大及立、監兩院的選舉，一時各黨派亦應運而新生或復活起來。這自然不能不歸功於中國國民黨，領導國民革命的成功，及由訓政完成準備實行憲政的鼓勵，亦國際民主潮流所趨，人民厭亂求治——尤其共產黨之能停止叛國作亂！皆為中國不能不走向民主道路的理由。在這種趨勢之下，國民黨誠意放棄以黨治國而實施憲政，乃是必然的。共產黨如繼行作亂叛國，自不容於國人，成為國人皆可殺的對象。國民黨的誠意，既得不到共產黨的贊同接受，各黨各派反而接受了共產黨的鼓動作其統戰工具，以抵抗國民黨「民主憲政」之實施。那國人所希望於政黨政治者為何？所期於各黨各派者為何？中國國民革命的目的，簡言之，就是實行「民主憲政」。自民國二十五年公布「五五憲草」，以迄召開國民大會，公布憲法，十年的艱苦奮鬥，得來誠屬不易。不料民主憲政行將實施之際，罔顧國家民族利益的共產黨，提出反對，自屬意料中事。却不料向以標榜民主（以民主作其黨名），以「實施憲政」作主要政見的民主同盟與其他黨派，竟然一犬吠影，百犬吠聲，附和中共，公然反對國民大會，反對民主憲法。這與歐美的政黨，實在偏差尤甚！

### 再演一次黨派誤國

抗戰建國時期，乃中國政治黨派最活躍的時期。所有新興的黨派，原各有其無限的發展前途！各黨派要珍重其前途，發展其前途，其本身除重視組織、訓練之外，必須重視政治道德！有主

義、有理想、得民心、爭重望、有風度、有氣節。尤不能再蹈北洋時代政黨之覆轍；專門投機取巧、因緣附勢、左顧右盼、出賣自身、出賣羣衆，招致「黨派誤國」之譏，被國人所共棄。但抗戰時期的政治黨派，除國民黨具有悠久歷史以外，其他各黨各派，實都比較幼稚，組織未固，經驗不足。此時的共產黨，表面雖已改邪歸正，與國民黨合作；實際則仍未脫離流氓生涯，放棄叛亂作風。當時國人的觀感，固共許國民黨而非共產黨。自然也更希望國民黨能進益求進，真正成為全民的政黨；也期待共產黨能澈底改絃更張，真正成為國民黨的友黨，精誠合作。共為抗戰建國與民主憲政而努力！

但其他黨派，在此情況之下，却大有爭取民心和政治領導權的機會。特別是由各黨派所聯合的「民主同盟」，已具有第三大黨的粗形更有可為。縱令共產黨真能從此放棄邪惡偏見，而與國民黨合作無間，保持兩大政黨的地位；縱令國父孫中山先生極力贊成一國兩黨制度；但以歷史經驗和當時環境言，中國也仍需要其他政黨。這理由是很明白的：國共兩黨的並立存在，乃是不可移易的事實。倘國共兩黨，再走上極端對立時，第三政黨，就可作其中的橋樑，盡其調解責任。如國共兩黨任何一黨，走上偏差歧路，違反國家利益、人民福祉時，第三政黨，就可發生監視糾正的作用。據此以視當時各黨派的前途，自然是無可限量的；但不幸的，是當時除民、青兩黨之外，大多數的黨派，却重蹈了北洋時代黨派的覆轍。偏激、搗亂、破壞，還要過之。拋掉自

己的政見主張，拋棄政黨發展的正道，採取短視的投機取巧主義，不顧政治操守，背棄人民的權利，甘心獻媚賣笑，為叛亂黨派之野心，陰謀跑龍套，作應聲蟲，再演一次「黨派誤國」的悲劇。這又是我們再度為中國政治黨派，深感遺憾的事！為我國家民族的前途，最大希望，則唯有寄於中國國民黨與民、青兩黨而已！

### 黨派聯盟醞釀經過

一個政治黨派的組成，主要的以實現與推行其政見主張為目的。某一黨派，如無政見主張，或其政見主張與其他黨派雷同，便無單獨存在的必要。在此情形之下，政見主張相同，性質相若之若干小黨派，為集結力量，以貫徹其目的，聯合組織為一個較大的政黨，乃是一個好主意。在推行政黨政治來說，也是一種好現象。中國抗戰時期的中國民主同盟，就是由當時若干黨派聯合而來的。

提到中國民主同盟，這是三十年以前，在中國紅得發紫透黑的黨派。其組織形成，醞釀很久，最初叫做「抗戰建國同志會」，經過三番四次的更改，才正式定名為「中國民主同盟」。它的醞釀形成，是經過了幾個階段。民國二十七年七月，政府為着抗戰建國大業，需要團結國力，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在武漢成立「國民參政會」，延攬各黨各派人士、社會賢達、學者專家，聚集一堂，共謀國是。由於政府的號召與延攬，國內外各黨派人士，因而獲得聯繫的機會。一個黨派的組成，自然是有目的企圖的。當時各黨派的目的

的企圖，不但未如政府所要求者，努力切實以赴。反而藉口貫徹實行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抗戰建國綱領」，聯合組織「抗戰建國同志會」，展開在野黨派的團結合作。對政府有所要求，採取一致的態度與行動。這就是中國黨派聯盟的第一階段。

二十七年十月，中國對日抗戰作戰略上的撤退，放棄了武漢。同時，本來偽裝投誠政府的中國共產黨，陰謀異志，也開始顯露。於是國共兩黨的磨擦，亦日甚一日。抗戰建國同志會，因此高調國共兩黨，不可分裂，以統一建國為號召。欲以第三者自居，折衝於兩黨之間，以抬高其政治地位！因復改組抗戰建國同志會，為「統一建國同志會」。通過並發表所謂信約十二條（見後



青年黨領袖之一左舜生曾任民盟總秘書代理主席因不滿民盟親共派替中共搖旗吶喊而退出民盟。

），其政見主張，顯較前階段又急進了一步。這是中國黨派聯盟的第二階段。在這兩階段中，中共份子雖還沒有滲透進來；但發動組織，中共則不無暗中策動鼓勵的活動。

三十年春季，新四軍（共匪改編的）叛變事件發生。這祇是新四軍違抗軍令，破壞紀綱的事。繩之以國法，即可。而「統一建國同志會」，則固為誇張渲染，藉口團結統一，奔走於國共兩黨之間。表面從中調和，協調國共兩黨的關係。其實一則向中共暗送秋波，企圖勾結；二則推波助浪，企圖混水摸魚。統一建國同志會，從此便有進一步的企圖，將該會改組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醞釀。不過迄未有公開組織的舉動。直至是年十月十日，忽在香港「光明報」正式刊載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啟事，宣佈該盟業經在重慶正式成立（實際是在香港組成）。並發表宣言及對時局主張、政治綱要。這便是中國黨派聯盟的第三階段。其政見主張與企圖目的，顯較前兩階段又進了一步。參加該盟的份子，除有所謂三黨三派外，從這階段開始，中共亦以個別份子，秘密打入該盟，從事黨團活動。該盟當時以香港為根據地，以重慶、昆明、成都為其活動重點，互相呼應。三十年十一月，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在重慶開會時，該盟企圖透過參政會，實現其政治主張。曾提出所謂十大提案。國民參政會主席團，認為這所謂十大提案，不獨無補時艱，反足以「破壞抗戰，動搖國本」。全部予以保留未付討論。該盟經

此打擊，固很不滿；但因國際局勢變化，該盟在香港的窠巢，已生問題。倘非中共企圖利用，復加援手，作再次的改組，更名為「中國民主同盟」而得復活的話，該盟亦早烟消雲散了。

### 民主同盟如此產生

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隨亦淪陷於日本。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原以香港作其根據地。至此，該盟便活動失據。其首要份子，亦是散各處，盟務乃趨於消沉。此時中共，正欲利用「民主自由」、「實行憲政」為釣餌，爭取各黨各派的同情，遂行其所謂「統一戰線」的陰謀。即認中國民主政團同盟，雖已形同瓦解；但盟中原有份子，失望之餘，多無歸宿，仍有剩餘價值可以利用。中共周恩來輩，乃秘密策動素與中共接近的章伯鈞、沈鈞儒等，復聯絡該盟中之各黨派，重起恢復活動。原屬該盟的各黨派，以有中共出面撐腰協助，亦皆樂予接受。這是中共積極利用與控制各黨派的開始；也是中國黨派聯盟真正受制，成為中共工具的開始。

當中共周恩來與章伯鈞、沈鈞儒等商討之初。中共深覺民主政團同盟，受了「政團」二字的拘束，僅能以團體參加，而不能擴大吸收個人盟員。中共自命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大政黨，該盟復須避免共產色彩，自不能以共黨名義加盟。同時，中共既欲該盟以第三者的姿態出現，復欲其黨徒秘密滲透，以黨團活動方式，深入控制，使該盟成為中共的第五縱隊。因此關於「應否准許個人份子參加」的問題，經過多次的討論，才如中共的意見，作了決定。

該盟終於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十九日，在重慶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出席者計有：中國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兩黨未久即退出，見後）、第三黨、救國會派、鄉建派、職教派及所謂無黨無派的民主人士的代表五十四人。決議擴大組織及取銷「政團」二字，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以下簡稱為「民盟」）。這應是中國黨派聯盟的第四階段了。大會除通過「民主同盟對抗戰最後階段的政治主張」發表外（見後），並推選張瀾為民盟主席。選出中央執行委員三十三人，推常務委員十三人。設立各種委員會。建立各省縣市總支部，中共份子，一時入盟者更多。中共周恩來，且成了民盟活動半公開的實際的指導者。民盟改組佈署既定，即在全國各地積極展開宣



民社黨領袖張君勱，主張「絕對的國家主義與進步的民主政治」因不滿民盟親共派操縱把持，退出民盟。

傳、吸收盟員，聲勢壯闊，傲然中國的第三大黨。中共當時原為蘇俄的第五縱隊，民盟則又作了第五縱隊的第五縱隊了。

### 政見主張逐漸變質

中國各黨派聯盟，由「抗戰建國同志會」到「中國民主同盟」。名稱雖經數次變更，參加的政團，却無大異。惟其政見主張，則步步提升了，由平調而高調，由抽象溫和而具體急進，而與中共看齊。聲應氣求，終於反對國民大會、反對憲法，而與中共同流合污，走向叛國作亂之路，終於見棄於國人，不得不自動宣佈解散。茲就其在各階段中所持之政見主張，分而觀之：

民盟在「抗戰建國同志會」階段中的政治主張：「貫徹實行抗戰建國綱領」。這是在野黨派企圖聯合的起步。以團結各黨派，共為抗戰建國而致力，以迎合政府和國民心理，不但是溫和的，而且是合理的，應當的。誰能敢說不應該？但黨派聯盟，不外充實政爭的力量，且為國民黨執政以來所初見。執政黨的態度如何？不能沒有試探。藉投石問路的方法，測量執政黨的反應，才能決定應採的行動方針。

民盟在「統一建國同志會」階段中，信約十二條，主張：「各黨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開存在，意志集中，共同努力，以求國家之統一」。這在政黨政治理論上講，固是合理的，也是執政黨所已許可的；但從現實情況講，統一建國同志會這政見主張，動機却不光明磊落。因為武漢棄守，正是政府抗戰艱難之際。中共又急圖乘機而起，加深政

府的困擾，以遂其陰謀野心。各黨派竟不顧大義，在中共唆使之下，罔顧民族存亡，更乘國家之危，向執政黨作進一步的要挾！實不啻要各黨派，無論良莠，都能在平等、公開、合法的地位上，且能展開絕對自由的活動。雖搗亂、破壞，政府不能干涉，法律不宜禁止一樣。民盟在「中國民主政團同盟」階段中，發表對時局主張的政治綱領，內容大要為：「貫徹抗日主張，反對中途妥協。實施憲政，結束黨治。保障人民生命、財產、身體、思想、集會、結社之自由。反對一切非法之特殊處置」。這是由於中共已有很多「違抗軍令、政令，破壞抗戰建國、叛逆日益顯著」的非法事實存在。政府為國家民族前途計，便不得不而起而整飭紀綱、制裁不法。該盟如此主張，則直成了中共的幫兇，同時國共兩黨，這時已由暗而明，衝突不已。該盟在中共煽動之下，即妄想以第三大黨的姿態出現，折衝於兩黨之間。要求執政黨放棄根據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以黨治國」的責任，而讓名由各黨派聯合執政，實由中共來獨裁執政。這對執政黨的要求，可說又跨上了一大步。因為前階段，僅希望各黨派，能與執政黨平等的公開的活動。現階段則要求執政黨，結束一黨黨治，使各黨派在政權上平分秋色。

民主同盟正式成立的階段，所提政見主張：「結束一黨專政，建立各黨各派聯合政權。貫徹抗戰國策。切實整理軍隊。保障學術思想自由。加強對英、美、蘇等各盟邦之聯繫」。由於政府顧全國家大局，對於中共種種不法行爲，一再容忍。因使中共勢力，日益坐大。這從民盟各階段

所提節節高升的政見行情，亦可測見。民盟以有中共的依恃，便挾中共以自重，向政府便步步逼進，不但要求結束黨治，且要求建立各黨各派的聯合政權，以替代國民黨的政府。這政見並不新鮮，中共叛國作亂，在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這階段中，所擬定的革命路線，就是「轉變民主革命，為社會革命；建立聯合政府，轉變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民盟現階段的政見主張，直可說是中共革命政策路線的翻版毫釐不差。

### 民青兩黨為何退盟

中國民主同盟的組成，號稱三黨三派，與所謂無黨無派的「民主人士」。份子至為複雜，可謂集失意官僚政客、無聊文人及野心人物之大成。基於共同的利害關係而結合。自因政見不同、權利衝突而分裂。幾可說民盟成立之日，即是民盟分裂之時。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的相反，親共思想與反共思想之無可能調和。首先宣佈退盟者，就是青年黨，繼之則為國社黨（以後改稱民主社會黨）。中國青年黨一貫的政策，就是反共的。該黨自民國十二年，曾琦、李璜、左舜生諸先生，在巴黎組織「國家主義青年團」開始與「共產黨旅法支部」，在思想上就是對立鬥爭的。直至抗戰時期，各黨派成立聯盟之時，仍未改變其一貫的思想主張。故民盟成立伊始，即有反共派與親共派的暗爭。而鬥爭爆發的近因；則由於青年黨為民盟中的最大政黨，該黨領袖之一的左舜生先生，因得被推為民盟的總秘書。總秘書總攬民盟一切大權（左氏並代理民盟主席職權），致引起盟中親共派的不滿。民國三十四年十月

一日，民盟在重慶召開臨大會時，親共派積極展開活動，遂削去了總秘書代理主席的職權。因使青年黨在民盟中的地位，一落千丈。青年黨早已不滿民盟一味附和中共的政策，久有退盟之意。祇因未得適當機會。迨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之前，青年黨乃決計單獨向政府提出代表名單，展開退盟的實際行動。從此雙方態度，更趨惡化。青年黨攻擊民盟親共派「為中共之尾巴，自己無一貫主張，完全以中共態度為轉移，專門替中共搖旗吶喊」。並對羅隆基等，頗多諷刺。羅隆基等，則誣青年黨被政府收買，「無在野黨風度，公然變成執政黨的喇叭」。章伯鈞則罵青年黨「不倫不類，時而與中共合作，時而與國民黨攜手，實無政黨資格」。雙方攻擊，愈演愈烈。青年黨終於不宣而退出民盟，使民盟頓失了一根有力支柱。左舜生先生，原名學訓，號仲華，湖南長沙人。（一八九三—一九六四），早歲留法，亦「國家主義青年團」首創人之一。剛強明智，嫉惡如仇。曾主編該黨「醒獅週報」深為世人所重視。抗戰初起時，在武漢即代表青年黨上書蔣委員長，擁護國民黨與抗戰建國綱領。後來之退出民盟，故決非偶然之事。

中國國家社會黨的領袖張君勱先生，在清末民初，即已從事憲政運動。張君勱先生，又名嘉森，字士林，號立齋，江蘇寶山人，（一八八七年生，一九六九年卒於美國）。他是清季舉人。早歲留學德國，民元發起組織共和建設討論會，嗣併入梁啟超所組織之民主黨，亦可謂為中國立憲運動的前輩。在北大教書多年。抗戰之前，在

廣東創辦「學海書院」；在雲南大理創辦「民族文化學院」。是一個純粹的學者，著作亦很多。抗戰之初，即上書蔣委員長，竭誠表示擁護的態度，他雖是一個學者，是一個大學教授；學而優則仕，亦一極熱衷於政治的人。

國家社會黨，民國二十四年成立於北京。張氏即以其所著「立國之道」一書，作為組黨的理论基礎。故其政綱，乃「絕對的國家主義與進步的民主政治」。其政見主張，自與共產黨的「國際主義及無產階級專政」，根本不能相容。當其與各黨派聯盟之初，亦由於該盟尚未遭到共產思想的侵襲與親共派的破壞。及卅四年張君勱先生由美出席舊金山聯合國會議歸來。目睹親共派處處操縱民盟，深表不滿。感到側身民盟，決非久計。故於政協會議之後，即極力整頓該黨內部；並着手籌備與海外「民主憲政黨」之合併事宜。兩黨決定合作後，三十五年八月，即正式宣佈改組為「民主社會黨」。當時並聲明，僅與民盟保持聯盟關係，絕不妨礙其獨立活動。即為該黨退出民盟之先聲。民主社會黨成立之前一月（七月）國民政府蔣中正主席曾電召張君勱先生前往廬山。民盟親共派，已知張氏對政府之傾向，更趨積極。羅隆基等則大進說詞，企圖挽回張氏去志。當遭張氏拒絕。因之，轉而諷刺張氏為「曾琦第二」。民盟的機關報「文匯報」，對張氏之攻擊，尤不遺餘力。十一月，國民大會召開於南京，民社黨乃毅然宣佈：「無武裝、無地盤，不能捨民主之路；有主義、有政綱，不如獨立為得計」；而脫離了民盟的羈絆。從此民盟兩大支柱，則全摧折了。